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山谷集卷二十五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公丹書後　題白兆山詩後

跋七佛偈　跋虔州學記遺吴季成

題樂府木蘭詩後　題白崖詩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書和秋懐五詩後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敵所生得遂富貴於其國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兵寵數以忠信田敵人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敵人稱道沙門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録其修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絶其禄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

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歷而已元符三

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黄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附丹書詞及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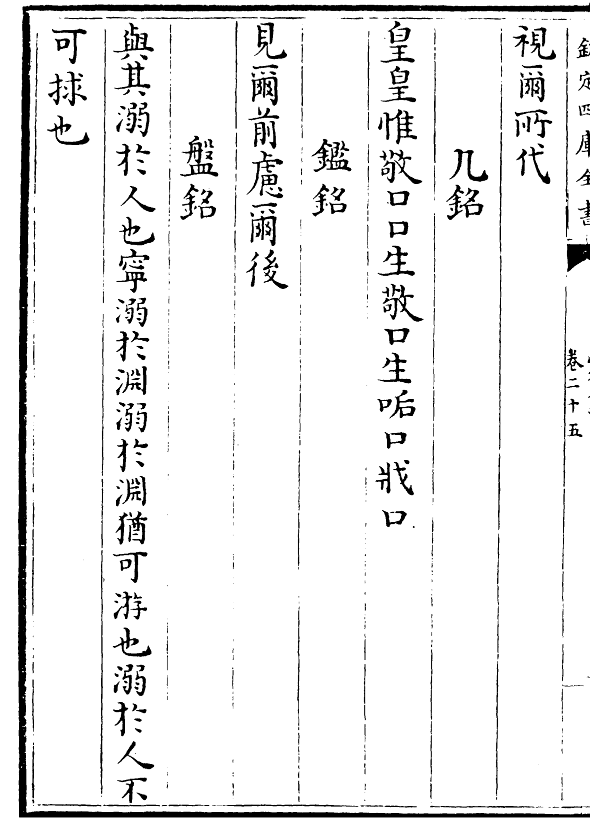
丹書詞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席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



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𠼝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盥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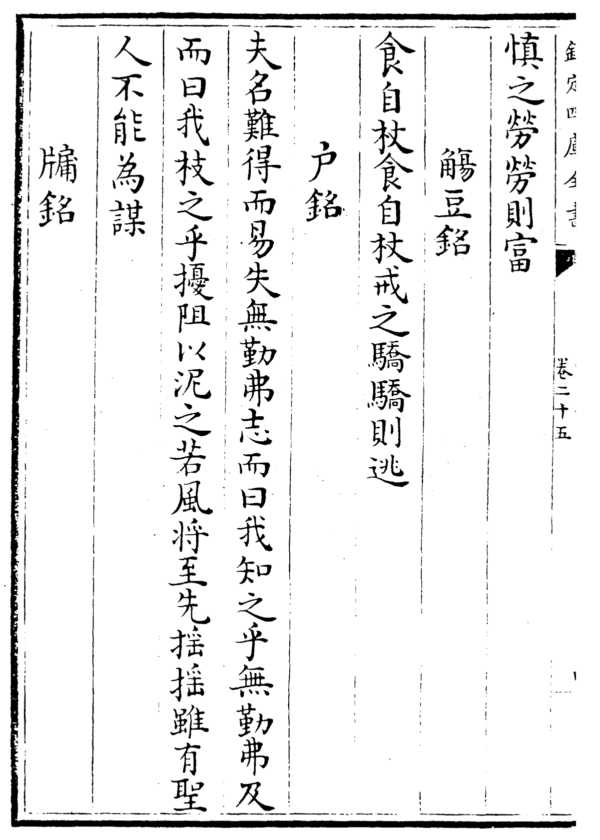
杖銘

於乎危於忿懥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户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為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雪卧三十年好閒復愛仙蓬壺雖冥絶鸞鶴心悠然歸

来桃花巖得憇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
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横西天樹雜人
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换野色飛蘿摇春烟獨此林下
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未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巖下作桃花菴
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彦顒乃欲礱
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傍以待冠盖之游者衆
不可葢安知遂無李白耶為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

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彦顔安陸李愷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巳卯黄庭堅書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黄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縁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蕪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説偈蓋禪源也淺陋者争騖於末流而不知歸

故余數為叢林中書此偈荆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鑱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吴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録為疑彼盖不知當時不具飜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吴季成

眉山吴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

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况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吴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省中録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

石輔之栁仲逺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盖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扎欽愛其道風髙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元明覾於淨因臻道人所黄庭堅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閒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
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
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
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
為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
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為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為人作
祟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
耶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閒命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強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問皁白姑以其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令之偷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為能使民作鄒魯邪夫割者歲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白首矣必知藏器

自愛彼節者有間安用斫大觚以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二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盖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輙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蘓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来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亘羙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以如富貴之家輙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恵當乗之往来田閭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養痛者從傍論鍼砭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葢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乗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頗所畜鶴皆卵出凡鳥不可鞭策夢想芝田赤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朱公猗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略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充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充道卧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

跋陥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鄙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

為可況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北朝幡然息其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矣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熈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甎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盖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黄冠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於蜀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礲石来請斯文旣高妙而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

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棘道人喜炎黄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絶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竒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輙罵絶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

書藥説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甑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飢寒之術

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謀之熟矣會予登進士第遂不得為之予老在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為笑因自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為功

以娱老為業欣然會予宿心故為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用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治疾良它日陰功隱徳當築高門以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荆州訪族伯父晦甫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貿賣藥皆合余說故書遺之

跋王荆公恵李伯牖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疴癢於伯牖有此賻䘏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

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題牧護歌後

䢼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曲亦不可觧及在黔中聞賽神者夜歌乃云聽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語乃知蕪㷄嘉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

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

費畔召云云至終章佛肸召云云至終章學士大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怏怏也良由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遥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少則事道士于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盖為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鮮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誥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温徐温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昪也問政先

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為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為安定屬部督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羌豪不復起蓋羌夷性貪吏清則以為不可犯而使貪者臨

之故畨夷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竒士學問文章德慧權略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来蓋多而獨不聞觧書至於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足恠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

論書以為能事比前世為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斗絶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

里中子弟耳目它日有以書顯者盖自我發之子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盖其小小者耳它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置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為左藏庫副使東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為陣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皆善

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廵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為有據依

跋亡弟嗣功列子册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三歎

蓋普通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復為輯之智與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莩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今日相見景道頎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

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温故之餘忠信孝友之説景道喜觀字畫乎則亦尋繹此文於行已保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書吴無至筆

有吴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

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省食罷胷中愊愊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究煤賢君散卓遂竟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宅人所
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含墨
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
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
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爲有輪扁斲
輪之妙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如庖丁發
硎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工輙有拙也今都下筆
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

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為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

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逕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起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為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酺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歳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歳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昏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

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黻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訪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班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問輙使酒嫚罵以是俗子多謗譏清老自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為知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磯

螟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偭螟獺以隱處者也今螟磯有老螟寺僧能得其嗜欲客宿者輙為螟所嗂

書韋許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躲躁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

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閤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窗瓦墩筆研殊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窗奥室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家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

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幽芳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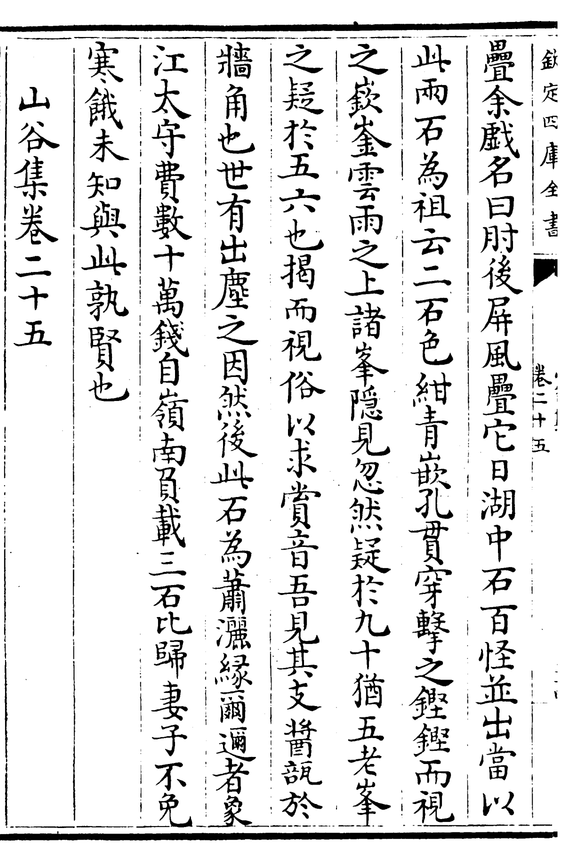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

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

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鉏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峯相倚藴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



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為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嶔崟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峯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瓿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為蕭灑緣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山谷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七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六　　宋　黃庭堅　撰

題跋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題李白詩草後　　跋書柳子厚詩

跋劉夢得淮陰行

跋劉夢得竹枝歌

跋劉夢得三閣辭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

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曰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盖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書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摠覽籠絡

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莱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作桃菜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虁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甞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絶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即琅邪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鱺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為岫令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盖謝玄暉云窻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令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為長嬴長嬴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麈鹿絶有

力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囊来切三足鼈也今於
来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晋人作
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
壯壯牀壯之壯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書爾魏晋人用
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
槁橋亘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

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絶塵耳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令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為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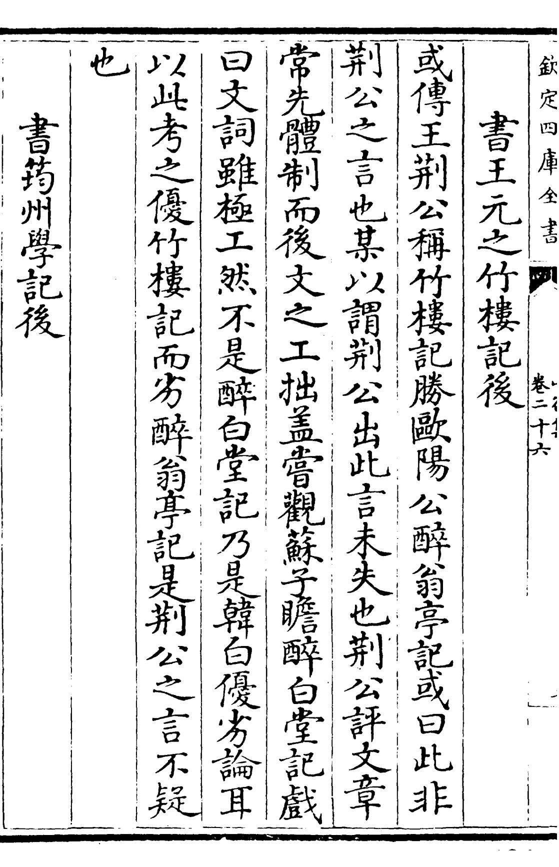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温也觀

黄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為成都兩右笋池右或作石

跋東坡樂府

缺月挂踈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来縹緲驚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黄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葢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世可以為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為州政優民和乃礱故刻而求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稟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言乗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古人

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耶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推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為學古鉤深者謀不為單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柳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柳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為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懷

素學草書坐卧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嘗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鬚髪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義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揚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為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輿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他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銈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令使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

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著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𨍏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携此澄心堂紙問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為寫比來戲效諸生作數詩余為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紙寫賦嘗竊笑以為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在豈免一笑耶

跋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渠盛開使雞伏鴛鴦卵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遯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飯養千百閒漢為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閒弄筆墨為太和釋智興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

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輙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争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

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没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

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别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龜父攜師川工藍莊詩来詞氣甚壯筆力絶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為

之喜而不寐小舟遨兀又箱篋中尋紙不得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藳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霣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閻國馬問諸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

皁櫪駑蹇十百爲羣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期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苦縻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

其失也

跋所寫答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與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己者治經行己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答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錄往或詣潘洪諸友讀之往時曾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答詩贈德延不審常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錄云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溢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閫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穏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温恭天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羣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源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書少耳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蕤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

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丁丑年十月

胡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為報大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負

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乞書此篇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興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歴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侍讀晩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蝍蛆甘帶鴟鴉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葢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

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為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湼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遣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計秀老必喜之輙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詼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為人然資

亦卞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益寛饒以是忿慍欲祝髪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寛俗子安能為輕重去而與祝髪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来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

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 二物不並以撓厥真子美 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 勞憂到母餓寒著身子美 世俗鹵莽輙詈莫親叔才 文殺光艷伏不得伸子美 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 夜計破午若燕作秦子美 腹憤軋軋胸奇陳陳叔才 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 去謝夙醖歸

逢故辛子美雎火相丑刮鑿遯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脱凡鱗子美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盖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略討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書秦覯詩卷後

少章别来踰年文字亹亹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歡喜

予與鼂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
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蔕令此枝葉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
注海以其所從来逺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
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
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曾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昔方士袁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絶然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

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来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為族姓其散漫於兩蜀者皆以閬中為祖今試問鮮氏所自出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為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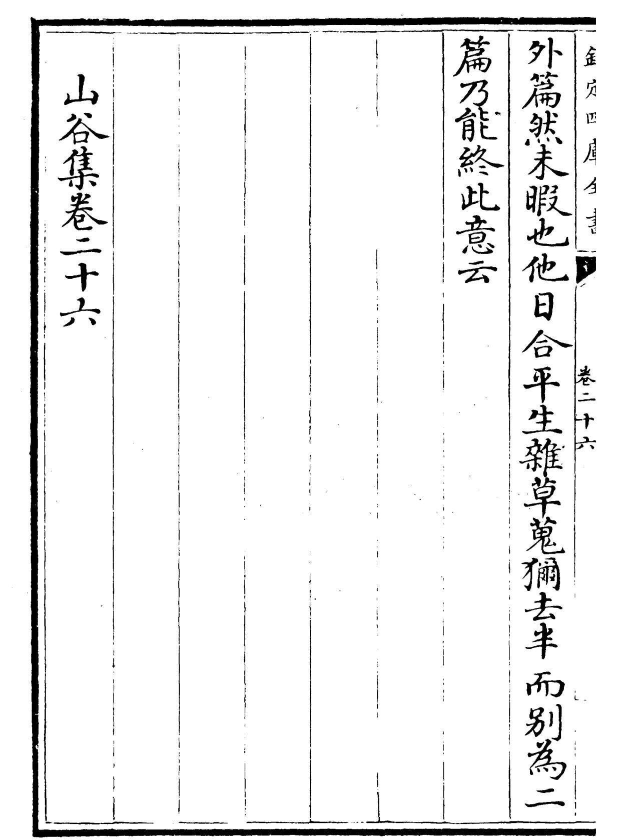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傅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

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足傳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為



外篇然未暇也他日合平生雜草蒐獮去半而別爲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山谷集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前八行亦不可不志按大

戴禮作亦不可忘

第四頁後六行而曰我枚之乎按大戴禮枚作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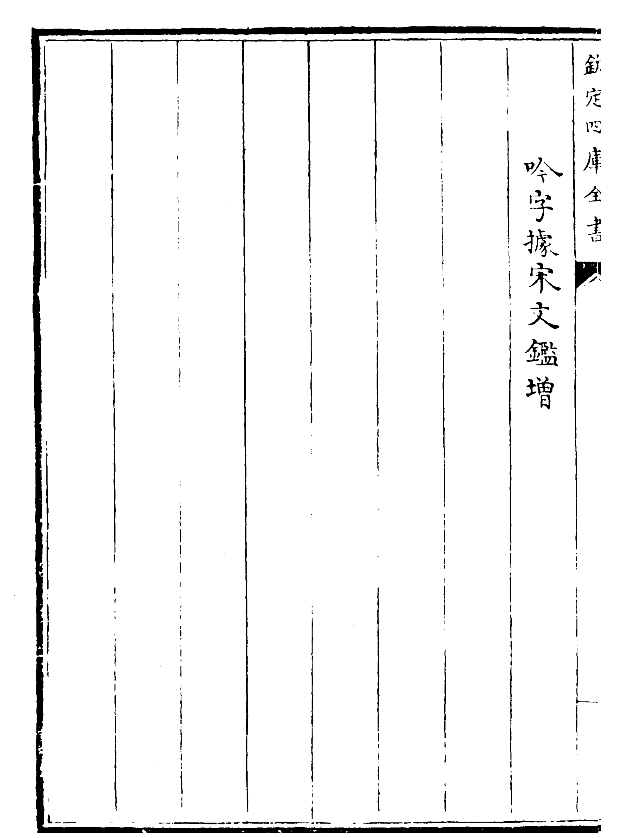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其視楸楸則遠矣刊本楸楸

訛檄檄按爾雅云楸楸醜菜今據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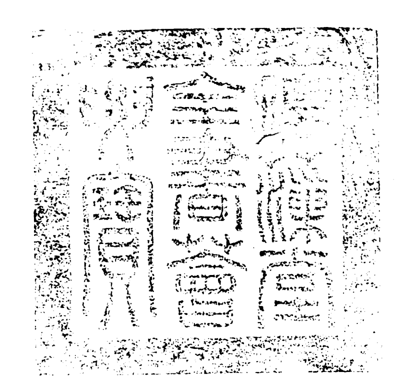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六第八頁前一行極道世之所由廢興刊

本世訛一據別本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刊本脫



吟字據宋文鑑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龍翔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山谷集卷二十七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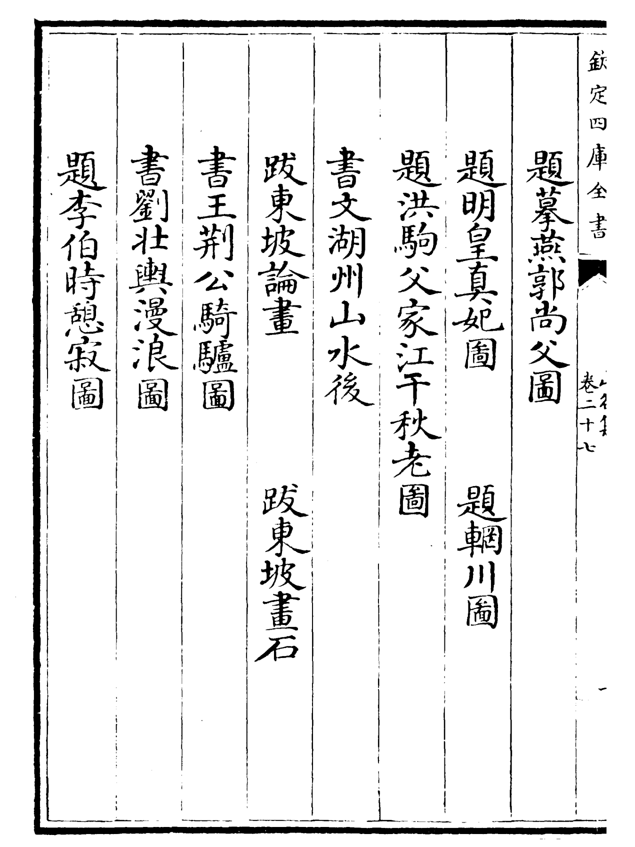
題校書圖後　　題渡水羅漢畫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題七才子畫

題濟南伏勝圖

題趙公佑畫　　題摹鎖諫圖



題燕文貴山水　題陳自然畫

題徐巨魚　書士星畫

題畫醉僧圖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題校書圖後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二懶几三撘顋一酒榼果檑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

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構其一欲逃酒為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韡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揞顋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滎陽盛孟

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黄庭堅自戎州来将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為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渡水羅漢畫

右摹寫唐人畫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及濟者涉深水者老憊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臨流

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卧者頗極其情狀明窻淨几散髮解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無真假往在都時馮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𦘕葉縑素也題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為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當世不悅為余題破渠好畫余曰顧畫何如豈因礜而完因毀而破也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来六祖師人物皆妙絕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簟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来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七才子畫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余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鼂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

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趙公佑畫

黟川呂太淵藏此畫以為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辨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功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

題摹鎖諫圖

陳元達千載人也惜乎朔業作畫者胷中無千載韻耳

吾友馬中玉云鎖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也以余考之中玉英鑒也使元達作此觜鼻豈能死諫不悔哉然畫筆亦入能品不易得也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

會耳

題明皇真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摹取關中舊畫人物相配合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沈痾也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

題洪駒父家江干秋老圖

此軸不必問畫手之工拙開之廓然見漁父家風使人已在塵埃之外矣固知金華俞秀老一篇政在阿堵中因書其左

書文湖州山水後

吳君惠示文湖州晚靄橫卷觀之歎息彌日蕭洒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關仝東坡先生稱與可下筆能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見耶此畫初入

手心欲留玩數月乃歸之會予遠竄宜州亟遣光山之僕自此往来余夢寐中耳

跋東坡論畫

子瞻論畫語甚妙比聞一僧藏蘇翰林十數帖因病目盡為緑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故以予家兩古印欵紙斷處

陸平原云圖形於影未盡捧心之妍察火於灰不覩燎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

照壁語託類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於物雖近猶疎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如語密而意疎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為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川觀競渡處耳予嘗見吳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作舞而大波旬醞藉徐行喜氣滿於眉宇之間此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跋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縣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子推也

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黄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邪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来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遥浮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輿漫浪圖

子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博為美而討求

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

題李伯時憩寂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題李伯時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題李漢舉墨竹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斲試以此示無咎

題文湖州竹上鸜鵒

建中靖國元年發篋暴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姪黃斌老所惠與可竹上鸜鵒此所謂功刮造化窟者也

文湖州竹上鸜鵒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一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鸜鵒

風枝調調鸜鵒偏偏遷枝未安何有於巢崔生丹墨盜造物機後有識者恨不同時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蠢蠢尚詡短人氣

跋畫山水圖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慨然古之得道者以為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會當摩挲雙井巖間苔石告以此意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貲招南山亡命畫策授奴客降知名賊四輩勒兵七萬與秦王會渭水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墨想見清渭照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為動色時也

跋仁上座橘洲圖

會稽仁上座作橘洲圖余方自塵埃中來觀此已有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草木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荊浩關同李成木石瘦硬煙雲

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為畢其能事

題蕭規龍

此豈曹不興池上所見真龍者耶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寳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優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題燕文貴山水

風雨圖本出於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

筆亦自難得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遠鳧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得者予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嚵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嶪驚濤險壯使

王鮪赤鯶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溥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書士星畫

國初有賣藥叟高益涿州人因緣南衙事太宗作搜山圖極工遂待詔翰林中畫相國寺行廊及崇夏寺殿壁是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闕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舊本畫四廊佛

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宫道館多文進筆號爲兼備曹吳
采墨是名小高待詔今為翰林畫工之宗此畫多蜀人
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醉李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應
聲曰惟靈生在閻浮提中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卧
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故何以故淨土
之中無酒得酤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調𠢐煤作花果株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

往時宗室或以隷篆知名今大年兄弟精於小筆亹亹似諸李矣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覺筆意柔嫩盖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聲色裘馬使胷中有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

與可矣

大年兒戲所謂書窻涴壁不能嗔者也今其得意遂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閒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爾

大年往時畜善舞錢娃於其家而不沈於盃盞管絃戲弄翰墨亦是不為富貴所埋沒者耶

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

不敢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

山谷集卷二十七

